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幽默小說集

馬克·吐溫等著
張夢麟等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幽默小說集

畫家之死

美國 Mark Twain 作
張 夢 麟 譯

千八百九十二年的三月，我是在孟德拉過的。這裏本是一個僻靜的地方。可是，隔此不過數哩的歡樂鄉如蒙特卡洛，尼斯等表面上所有的一切利益，我們在這裏都偷着有了。這即是說，我們免去了那些無謂的雜沓，不愉快的虛飾，而又享有溫和的日光；芳香的空氣與蔚藍的海原。孟德拉這個地方，是極沉着，極悄靜，極沒有虛飾的一塊土，有錢的紳士，時髦的男女是不會到這裏來的——這麼說，也許稍有一點語病，他們照例是不到這裏。事實上，有時也有富翁們來。其中的一個，在不久之間，就和我成了相熟的朋友了。現在，爲祕守他的真名起見，我暫且叫他做史密斯先生。有一天，我們在英國飯店一塊兒早餐的時候，史密斯突然發出驚呼的聲音，說道：

「喂，喂，看那個人，此刻剛走出去的那個人，着實看清楚！」

「爲什麼呢？」

「你知道他是誰嗎？」

「知道的。他較你早來這裏五六天。據說是里昂一位經營絲業的，此刻因年紀已老，不做生意了。據我看來，好像是兒女親戚都沒有似的——你看他時時都是沉默着，就好像在夢想一樣，也不同誰說一句話。他名字叫馬格南呢。」

爲什麼這位馬格南老人，使史密斯先生這樣的注意呢？——我以爲史密斯一定繼續講出這個理由來。可是事實剛好和我的揣測相反，他一句話也不說，突然沉默着深思起來了。接着，在暫時之間，他就好像把他對談的我，與世間上的一切，都忘掉了似地，一個人在那裏追懷冥想，一面時時用指頭在他那白髮的頭上搔着。一直到吃了一半的早餐都冷冰了之後，他才開口說起話來。

「真不行。全都忘了，一點也想不起來。」

「什麼東西想不起來了？」

「安徒生的童話中有一段故事，我簡直記不起來了。我只記得大略是這樣。有一個小孩子喂了一個小鳥。小孩子雖很愛這鳥，可是有時一不注意，便忘記去照顧它。小鳥也不受他的稱贊，

也不受他的愛護地，每天都盡量歌唱着。但是漸漸受飢渴的逼迫，他的歌聲，也就變成如泣如訴，終於有一天停住——原來這小鳥已經死了。這回小孩子跑來看見，懊悔無及。於是約集了朋友們，在悲嘆之中，替這鳥兒盡心竭誠營葬。其實，把詩人餓死了之後，才拿本來可以使他安樂過一生的金錢，來替他營葬，立紀念碑，這種矛盾，原不僅是小孩子爲然，誰也不會注意到。可是……」

說到這裏，剛好有別的事來打擾，我們便就這麼分手了。到了晚上，我在過道裏會着史密斯先生。他約我到他的室裏去喝酒吸煙。他的這屋子裏，排着很舒適的坐椅子，點着很明亮的洋燈。橄欖樹的枯木，在那關口式的暖爐裏熊熊地燃着，像是在歡迎人來的一樣。而且還有更適意的，便是夜浪擊岸的鳴咽之聲，遠遠地傳了過來。我們喝完第二杯威士忌酒，閒談了一陣之後，史密斯便道：

「這回才真正是各樣都準備好了——我向你說了一段非常奇怪的故事，你聽我說這段奇事的準備，已經好了。這段故事——不，乃是真正經驗過的實歷——這段實歷，本是一段很久很久的祕密。但是我現在要把這祕密公開了……請隨便使用吧。」

「謝謝。我是很隨便的，請繼續你的話。」

以下便是史密斯先生的話。

「我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畫家，——老實說，只是一個初學繪畫的人——那時，就在法國的鄉村裏各處跑着寫生。不久，就和兩個與我工作相同氣性很好的青年，碰在一塊了。我們都是年紀很輕，又兼志同道合，大家非常愉快，愉快的程度，正和我們貧窮的程度相等。或者我們窮的程度正和我們的愉快程度相等。無論你怎樣去想都可以的。這兩個人一個叫弗烈爾，一個叫布蘭傑，兩人都是極快活的青年，一點也不以貧窮爲意，不管風吹或者雨打，他們照例都是極其快樂的。」

「可是，過後我們在布烈因州的某村裏，終於窮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剛好在這個時候，一個和我們境況相同的畫家，把我們從餓死——這決不是過事形容，實際真是快餓死了——的境地救了出來。這畫家的名字叫弗蘭索·米勒……」

「什麼，是那個大名鼎鼎的米勒嗎？」

「大名鼎鼎嗎？對不起，那個時候，他老先生也和我們一樣，一點也不大名鼎鼎。因爲那地方就是他的家鄉，所以一點也不惹人注意。而且非常的窮，每天除開拿蘿蔔給我們吃而外，什麼也

沒有。就是蘿蔔，也有時供給不來呢。我們四個人便成了共生死，共患難的好朋友了。老實說，那時我們也相當地畫了許多許多的作品。四個人都在大努力，結果，得了有山那麼高的繪畫。可是一張也很少賣出去。雖是這樣，我們過得很快活。只是時時非常地受苦，你知道，大家都是患了窮病。

「我們這樣地過了兩年多的歲月，終於有一天，弗烈爾這麼說了：

『喂，各位，我們快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真是走到絕境了。他們都對我們組織了不買同盟。我在村裏各處走了一轉，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以前的欠賬，若不償清，今後是一文也不賒的！』

「大家聽了這話，都冷了半截，幾個人狼狽得顏色都變了。我們到了此刻真覺得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暫時之間，誰也不開口說話。過後，米勒終於嘆了口氣，說道：

『簡直想不到好辦法——簡直。你們有法子想嗎？法子。』

「誰也不答。如果大家悲痛的樣子，能算得是回答的話，那麼，這就是當時我們的回答了。布蘭傑突然站了起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走了一陣之後，說道：

『事情到了這一步，真是屈辱。看看我們這裏的畫像山一般地堆積着的這些作品，我相信每一張都是比全歐無論什麼名家所繪的，決無遜色。我們畫的時候，那些在側邊看熱鬧的，不也是這麼說過嗎——至少，這一類近似的話，是說過了的。』

『可是白說一陣，不買也是枉然的。』米勒說。

『買不買那又是別問題。總之，他們是這麼說了的。而且這也是事實。譬如這一張「晚禱」，你們看怎樣？』

『哼，我的那張「晚禱」嗎？有人出五法郎想買過……』

『什麼時候？』

『誰出五法郎要買？』

『你爲什麼不賣呢？』

『喂，喂，不要這麼總攻擊似的。我以爲他還要多出一點——確實覺得他會多出幾法郎——』

——因爲他那樣子有點像。我便說要八法郎才賣。』

『唔，過後呢？』

「那人就說那麼我再來瞧吧。」

「糟之糕哉！弗蘭索，所以你……」

「我知道，我知道，我弄糟了。但是我也是爲大家的利益着想。你們該能原諒，我又……」

「我們自然能够原諒，不要說了。以後再不要這麼笨呀！」

「我嗎？當然不啦。這回只要有人出一把白菜，我也賣掉，再不笨了。」

「白菜？不要再提了！——叫口水都淌了出來呢。說一點叫人可以忍受的東西吧。」

「諸君！布蘭傑說了。『諸君！這裏這些作品，都是缺乏真正的價值嗎？請你們答應我！』

「決不會有這樣的事。」

「那麼，真是有極高的真價嗎？」

「自然有的！」

「那麼，如果落上大家的款，一定如飛地賣得很高的價錢。你們都這樣想，對不對？」

「對的——對的！」

「喂，我不是在說笑，當真地是這樣嗎？」

『自然是這樣。我們也沒有在說笑。可是這樣又怎樣呢？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有這樣的關係。你們聽！——我們就在這些的作品上，落上大家的名款！』

「話說到這裏，突然地中止下來了。幾個人的眼睛裏，都含着莫名其妙的神色，一齊望着布蘭傑。到底他這話是什麼一個意味？在什麼地方去借一個大家的名款來？而且誰去借呢？」

「布蘭傑坐了下來，又說道：

『我現在不得不提出一個嚴重的提議。這是我們唯一躲避被送進貧民院的法子，而且我相信也是最確實的法子。我的這提議，是根據人類歷史上無數的事實而生的。這個計畫如果實行了，我們都要成富翁的！』

『富翁！你不是發瘋了麼？』

『發瘋？』

『是呀，發瘋了。——第一，你知道成富翁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小小的估計，一人也可以得十萬法郎。』

『這一定是瘋無疑了！我就覺得他有點兒奇怪。』

『發狂！發狂！可憐的布蘭傑，結局你還是被貧窮打敗了。那麼……』

『布蘭傑，你吃一點藥，即刻去睡一睡吧。』

『我看還是先把繃帶包起來，先把頭包起來，然後……』

『不，先包腳，他的頭已冷靜下來了——我最知道的。』

『喂，大家都不要鬧吧！』米勒很神氣地說了。『我們聽布蘭傑說完他的話不好嗎？喂，布蘭傑，說吧，你的是什麼一個妙計？』

『那麼，先請你們留意到這一點——即是，大多數的美術家的真價，不到他們餓死了之後，決不會爲人所認識，這是極普遍的事實，已經有過不知若干次了。我就根據這個事實，立了一個定則：即是無名的美術家，死後即可成名，他的作品，死後便可貴價出售。於是，我的妙計，便是我們四個人抽籤，抽着的就要他死！』

「他說話的態度，是那麼沉靜，所說的話，又那麼出人意外，我簡直連吃驚都忘記了。接着大家又鬧一陣叫醫生，買藥醫布蘭傑的瘋病。布蘭傑忍耐地等着大家平靜下來，又繼續說他的計畫。」

『是的，抽着籤的，爲救其餘的人，而且爲救他自己，不得不死。他死了，成了名，我們大家就成了富翁了。你們不要鬧，不要鬧，靜靜地聽我說——我是有成竹在胸才獻的這個計策，不是胡鬧着說的。我的策略是那抽籤該死的人，今後三個月間，得努力盡量的作畫——不必都要完成的繪畫，就是畫一點粗稿，畫稿，或者畫稿的一部分都可以。甚致於稿子的碎張都可以。就連隨便塗上幾筆，認都認不清楚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可是每一張都得有他落的款。他的款式要有一種奇癖，使人一望而知。這回這樣款式的繪畫，一天作他五十張——於是，等到這位大美術家死了的時候，他的畫就一張一張地像生着翅膀似的，售賣出去，世界各國的博物館，爲要收藏他的東西，不惜出莫大的金額。我們就趁這時候，起碼預備了一噸作品，一噸！其他的三個人就擔認看護病人，操縱巴黎的各界人士與代售人等，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工作——都是爲行將發生的大事件作準備。等到時機一熟，我們就宣布一世的名家遽爾長逝，對嗎？同時，我們盡力地舉行盛大的葬禮……如何，明白了嗎？』

『還不十分……』

『你們真笨！抽籤中了的人，並不要他真死，只叫他換了姓名藏起來就行了。我們就拿蠟人

裝在棺材裏行葬禮。大家痛哭流涕地悲痛——一般的人們，也幫着我們幹起來。於是我……」
布蘭傑用不着再說下去，大家都一致稱讚起來：

『妙計，妙計！』

「我們這幾個人突然地都高興起來，大家拍掌歡呼，有的跳了起來，在屋裏跳着走，或者互相擁抱，說不出那麼欣喜地鬧了一陣。過後，大家又對於這個大計畫商量了幾個鐘頭，飢餓也忘了。終於萬事都準備了之後，抽籤得的結果，是米勒中了——米勒抽着該死的籤。於是我們便把無論怎樣都不離手的物品——即是人家送作紀念的贈品，都收在一塊，一齊送進當舖預備了一頓分別的夜飯和早餐之後，還剩下五六法郎的路費，和一點够米勒過活幾天的蔬菜。」

「第二天一早，我們三人吃了早飯之後，便分道出發——自然是徒步。各人攜着米勒的畫有十二三張準備出售。布蘭傑到巴黎，在那裏去準備固定米勒的名聲，以爲將來大事的準備。弗烈爾和我分頭往法國各處。」

「這麼地幹了起來看時，這工作的容易和有味，真叫我吃驚。我只走了兩天便開始做起生意來了。原來有一天，我正在一個大市鎮的郊外，對着一所別墅寫生的時候，——我因爲看見那

家的主人站在級階上的過道上，想去試他一試——那主人便慢慢地走了下來——我料定他要走來的。我爲繼續提起他的興味，便老老實實地畫了起來。他在側旁看着，好像很佩服似地，時露出一些稱讚的話。不久，他就越看越熱心，開始和我談起話來，稱我叫名手。

「我放下繪筆，伸手在包裹去，拿出一張米勒的畫，指着角落裏米勒的署名，做出得意的樣子，對那人說道：

『你當然知道這個人吧。這畫該是好的。那是我的先生呢。所以我也還可以畫幾筆。』

「這一來，那人現出不知怎樣說的好的樣子，默着不說話了。我便裝出可憐他的聲音，說道：『你真的連米勒落的款都不認得嗎？該不是的吧！』

「他當然是不認得米勒落的款。可是正在這麼不知所措的時候，經我這樣的幫助他，那樣子真是滿足極了。他便連忙說：

『是呵是呵！果然不錯，這是米勒，是米勒——真是米勒。我怎麼這樣恍惚。經你這一說，我才想起這真是米勒落的款。』

「接着他就要我拿這張畫賣給他。我說：

『我也並不是有錢的人，可是也不至窮得要出賣米勒的畫。』

『可是他再三的要買，終於算八百法郎賣給他了。』

『只賣八百法郎嗎？』

『是的。米勒本人來的話，恐怕一片豬肉，他也願和人家交換呢，可是一張小小的畫，賣了八百法郎。在現在的話，我就出八千法郎，也願意把它買回來。但是這樣的時代，老早過去了。過後，我把那所別莊寫生完了之後，叫那主人出十法郎賣給他。可是他很客氣，說這麼大名家的弟子，不止值這一點，便出了一百法郎拿去了。我即刻把這八百法郎，寄給米勒，第二天，又動身到別處。』

『但是，我已經用不着步行，可以坐馬車走，過後一直都是馬車代步。我一天只賣一張，決不賣兩張。而且每賣一張，便對買主這麼說：

『出賣米勒的畫的我們，都是非常笨的笨蟲。因為米勒先生的壽命，只有三個月好活。先生一旦死了之後，他的作品就再出多少錢也不能到手了。』

『我盡力地把這事宜傳出去，以為那就要到來的大事件作一準備。』

『至於這個賣畫的方法，我簡直可以說是我的功勞——這原是我出的主意。我們在出發

的前一夜，大家商量作戰計畫的時候，我提出了這個方法，大家要決定我們三個人最初先這麼去試試看，如果不行的話，又換其他的法子。可是一出手就大大的成功，用不着換了。我只徒步走了兩天，弗烈爾也走了兩天——因為我們覺得就在米勒故鄉的附近，使他成名有點兒不大好——尤其最成功的，要算布蘭傑。他只走了半天，過後便王侯似地繼續他的旅行了。

「我們又時時和田舍的報館記者相親近，請他在報上把這個記事登了出來——並不是叫他介紹一個新近發現的名畫家，乃是叫他登出現在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米勒的名字。也不叫他在報上恭維這個天才藝術家，乃是叫他登載米勒的健康消息——有時似乎好了一點，有時又完全絕望了。總之，時時都露出早晚這大畫家得辭人世而去。我們得了這報紙，便在記事旁邊加上赤線，凡是買過米勒的畫的人，都送他一張。

「不久，布蘭傑到了巴黎，更加大地宣傳起來。他接交了各國常住的通信記者，把米勒的病狀從英國起一直宣傳到歐洲大陸各國以及亞美利加等等地方去。

「從發端起六星期之後，我們都在巴黎相會，先結束了賣畫的事，這回才寫信通知米勒進行第二步計畫，現在時機已熟，再不下我們所預定的那個大打擊，就要追悔莫及。一切都不容躊躇。

踏了。於是我們就寫信給米勒——叫他倒床，一天一天地衰弱起來，如果準備已齊，就請他十日之後，長辭人世！

「我們又來計算各人賣畫的所得。三個人共賣了小小繪畫八十五張，得款六萬九千法郎。賣價最高的是布蘭傑。那張「晚禱」他就售了二萬二千法郎。我們對於布蘭傑真是獎而又獎。當時我們都不是神仙，誰又知道不久法國中爲爭那一張畫，至於鬭架，而外國人出了五萬五千法郎跪地哀求都得不到手呢？」

「那一夜我們開了一個成功的慶祝宴。第二天布蘭傑和我又收拾行李出發了——這是去看護米勒的病，直到他死爲止，不讓那些好管閒事的人，闖進家裏面來，而且把米勒先生的病狀每天寫來寄給在巴黎的弗烈爾處，叫他傳與焦愁着的大衆與各大陸國家。不久，先生遽爾長逝的消息也傳了出來。弗烈爾爲幫忙營葬，也從巴黎趕回來了。」

「你大概還記着那盛大的葬儀吧。當時那喧騰全世界，各國的名士都來送葬致哀的景況，你大約也是知道的。我們四個人——共生死患難的四個人，擡着棺木，不讓別人幫一點忙。這也是有原故的。因爲棺裏面裝的是蠟做的人，如果別人來擡的話，輕重上也許要出問題的。因此，便

由當日共患難的四個友人來擡……」

「四個人嗎？」

「我們四個人——米勒也來幫着擡他自己的棺材。自然是裝成是他的親戚——他的一個遠親。」

「真是駭人聽聞！」

「是的。但是我這話決不是虛假的事。過後米勒的畫是如何的值錢，你也是知道了。我們找了錢嗎？那自然是找了大錢。老實說，錢多到不知怎樣處理的好呢。現在巴黎有一個人共收藏了米勒的畫七十張。爲這些畫，他給了我二百萬法郎。至於我們旅行間所賣的那種畫稿和碎片等，每張的賣價——否，不是賣價，是人家哀求我們分讓給他時所出的價錢，高到什麼程度，你如果知道的話，也要使你吃一大驚呢。」

「真是驚人的一件實歷！」

「是的，——結局是很驚人的件事。」

「那麼米勒過後怎樣了？」